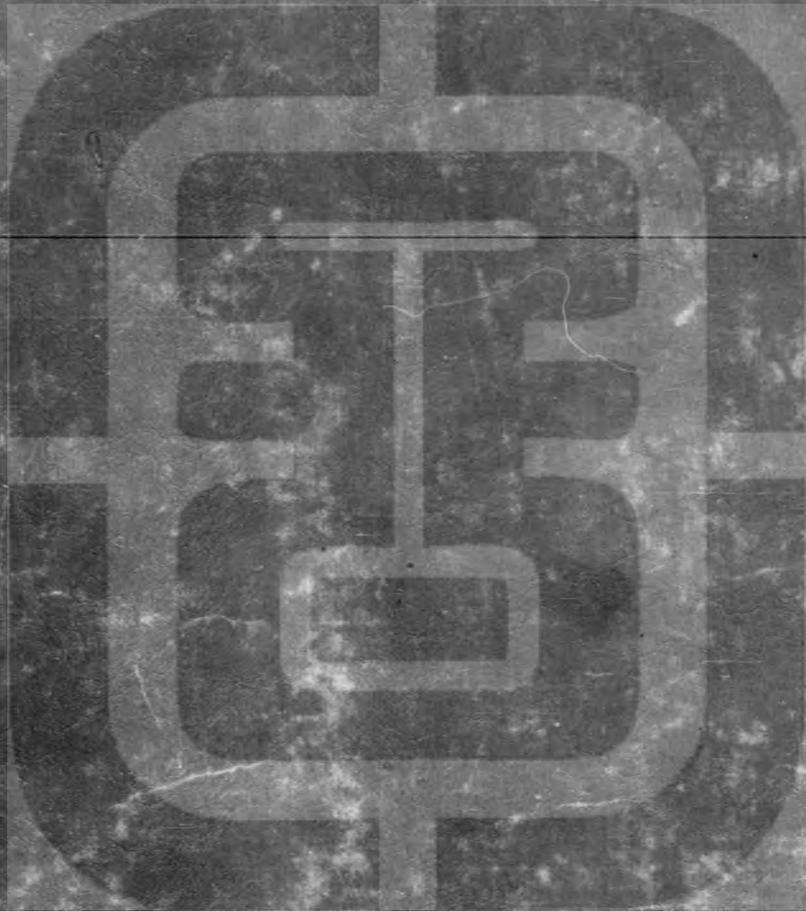


百川學海



第二冊

昔人有言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又有云舊書不厭百
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此則禮經學記之呻其佔畢
而多其訊也君子之學思則得之故中庸謂博學而
謹思明辨語亦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余
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凡讀書有疑隨即疏
而思之遇有所得質之於師友而不謬也則隨而錄
之積久成編弗敢自是而亦弗欲自棄蓋欲告諸同
志而共定之也故裒爲一編命之曰學齋佔畢覽者
亦可見其願學之勤讀書之詳不爲苟且以自慊也
其或矜其僞舛而忠誨之尚毋金玉其音淳祐庚戌
吉月陽朔後學眉山史繩祖慶長書于梓漕極堂

學齋佔畢第一卷

凡三十八則

易太極兩儀生四象而不及五行太極圖先五行後四時

或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而不言五行周子太極圖云無極而太極一動一靜而生陰陽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何與易相戾也余應之曰不相戾也易是河圖數四十五土無成數五行不備故不言五行然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至五十五而土之生成數備爲洛書數故洪範初一日五行是也易雖無五行字而五位字即五行也故曰相得而各有合蓋天一與地六合而爲水居北地二與天七合而爲火居南

天三與地八合而爲木居東地四與天九合而爲金居西天五地十合而爲土居中央此五位者乃五行也易有太極兩儀生四象以天地生四方言其體也極圖以兩儀分陰分陽變合而生五氣以行四時者言其變化之用也雖言五行而槩曰四時矣五行以土而分旺四時亦由五常以信而分配四端五行相生者也故曰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土雖分王於四季而月令中央土必次於季夏之後而孟秋之先蓋冬爲水水生木爲春春爲木木生火爲夏夏爲火火生土而克金而土實生金故次中央土於季夏之後使火生中央之土而土生孟秋之金金爲秋而復生冬之水也是極圖之妙用也土能生金亦如五常之信

近於義耳學者當以理推之

土居中央王於季夏之後

或曰子謂土雖分王於四季而月令中央土次於季夏之後孟秋之前則與極圖水火木金土之序不合而子謂乃極圖之妙用何耶答曰朱子之義詳矣其言曰以質而論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論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此乃五氣順布四時行之序也且橫渠張子亦謂土當王於夏秋之間此乃坤奠位於西南而易係所謂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後天八卦致用之序則五行之妙又顯然於易係矣

無極而太極即易有太極

周元公無極而太極一句朱文公義之詳矣而象山
陸子靜獨以爲無字分明只是老氏之言與朱文公
強辨徃反十餘書凡數千言竟不以無字爲經言余
因作太極圖演義舉易係辭本注謂夫有必始於無
太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取其有之所極況之
太極者也又云太極無也此即周子所云太極本無
極也是周子本諸經旨易有太極一句而言非自立
無極之說也一時諸儒皆服余之舉經注爲證則陸
象山數千言不辯而自明然尚有以易字非無爲疑
者余因舉蔡節齋淵得文公晚年之說以證之云易
有太極易者變易也夫子所謂易無體也太極至極
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此自無而有之確論

也又曰夫子言有者主易而爲言主易則易無體故
曰有主極則極有形故曰無曰有曰無由所主不同
此有無玄根而有必如於無之證也或者又以陸氏
言易書不曾以無字加有字及有字不與無字作對
爲疑余應之曰易書以無加有不是一處如地道無
成而代有終是以無加有而爲對也又有無妄然後
可蓄伊川又謂無妄則爲有實則又以無與有爲對
體未嘗以老氏之說闢之也至如係辭云易之爲道
上下無常而終以既有典常則龜山解以始雖無施
而可終亦有時而用是又以無加有而有無爲對也
豈老氏無名有名之說哉疑者咸喻矣

稱物平施

遂寧府九月朔直學張季南贊講易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以爲四營成易乾老陽之數九爲策三十六四其九爲三十六是乾策也坤老陰之數六爲策二十四四其六爲二十四是坤策也以乾之老陽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以三十六衍之則積成六千九百一十二策以坤之老陰一百九十二每爻以二十四衍之則積成四千六百單八此乾坤二篇之策總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此老陽老陰乾坤大父母九六之策推筭也若以六子之策推筭亦可蓋震坎艮少陽其數七四其少陽七數爲二十有八以乘陽爻一百九十二則積成五千三百

七十六策也巽離兌少陰其數八四其少陰八數爲三十二以乘陰爻一百九十二則積成六千一百四十四策也此以六子少陽少陰七八之數推之亦合成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雖康節漢上推演之數然舉之的切矣惟是當萬物之數一語以爲特舉其盈數而槩論之却未精密余嚮作五量銘及易菴記凡再舉而言之今請再舉易象稱物平施一句以推其妙蓋稱即后世稱字乃權衡也今之稱自銖而兩兩而斤斤而三十斤爲一鈞銖者殊也萬物散殊也兩者以數言之則兩地二地四之數而爲六六者坤數也兩其六而爲十二象月數也兩其十二爲二十四象二十四氣乃坤之二十四爻之數而應一兩二十

四銖之數又兩八卦之數爲十六而應一斤十六兩之數凡一斤十六兩計三百八十四銖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數三十斤爲鈞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銖以當萬物之數鈞者均也孟子所謂鈞是人也是矣言平均以當萬物之數耳故賈誼謂大鈞播物塊土無垠其曰大鈞播物即稱物平施耳至後漢天文志云中外官爲星二千五百而海上占未存微星之數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萬物咸得係命焉則其以星數而證物數精且切矣

八卦四暮之數

或問曰子之五量銘旣以三十斤爲鈞象一月之日數又以四鈞爲石取象四時凡重一百二十斤又爲

十有二月之象而復歸于十於銖數得無差乎曰不然也吾之所舉以斤數而論故槩舉四鈞爲一年之月數若夫以銖數而準日則是積三十二年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日乃是八卦有四暮之日之數蓋老陽之數四九三十六老陰之數四六二十四少陽之數四七二十八少陰之數四八三十二老陽三十六老陰二十四合凡六十以六乘之得六六三百六十當暮之日少陽二十八少陰三十二合亦六十若以六乘之亦得六六三百六十亦可當暮之日凡八卦有四暮之日孔子止言乾坤之策舉其一而四隅可推所以不言坎離震巽艮兌之策只言乾坤而六子可知矣由是以知八卦有四暮之日四而八之爲三

十二年則是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日爲萬物之成數
若以四鈞爲石而當一年之數則亦合於此蓋有歲
陽歲陰陽年子寅辰午申戌年是也陰年丑卯巳未
酉亥年是也陽年取四陽卦乾之九數震坎艮各七
合二十一加乾之九爲三十即當一鈞三十斤之數
四其三十而老陽少陽之數足矣陰年取四陰卦坤
之六數巽離兌各八合二十四加坤之六爲三十亦
當一鈞三十斤之數四其三十而老陰少陰之數亦
足此應八卦有四基之數也

中孚起於甲子非卦起於中孚

或者又問曰子之易菴記謂上經起乾之甲子至節
卦爲六十凡三百六十爻交當一日而盡一年之候

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此說當矣但節之後中孚等
四卦以爲中孚復起甲子其說安在余應之曰先儒
言卦起中孚非也中孚復起於甲子耳蓋由揚雄作
太元以初卦準中孚故先儒誤以爲卦起中孚耳夫
六十四卦首之以乾坤何以言起於中孚耶夫子分
上下經而上經三十卦始於乾坤終於坎離下經三
十四卦始於咸常終於既濟未濟且乾配甲而起於
子坤配乙而起於丑故六十四卦歷乾之甲子泰之
甲戌噬嗑之甲申至坎離凡三甲而上經三十卦盡
矣又歷咸之甲午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節而周凡
六十卦爲六六三百六十爻一年之日周矣而中孚
小過既濟未濟之四卦繼節之後謂中孚復起甲子

可也謂卦起中孚不可也且乾爲十一月之卦而起甲子節爲十月之卦而得癸亥由是知上經三十卦是陽生於子而終於巳下經三十卦是陰生於午而終於亥至中孚而陽氣復生於子故亦爲十一月之卦自乾之起甲子至節六十卦而終是四其河圖十五之數爲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而爲六十卦一年之候也自中孚之起甲子至未濟四卦而終是四其六子之數凡二十四爻而爻當一氣爲二十四氣應一年之候也或又曰何取於四其六子之數應之曰中孚巽上兌下小過震上艮下併旣未濟坎離互體爲六子少陽少陰六子之氣分布於四時故四之以應二十四氣耳亦應四其河圖十五數而日當一卦

凡六十日爲六十卦一年之候也其淵妙如此

以三乘倍易數起律呂之妙

世儒皆知祖康節之學以四數乘倍筭易以爲得四營成易之妙而鮮有以三數乘倍之爲尤妙也蓋三乃太極函三爲一大衍掛一象三才之數天一也三其一而爲三才地二也三其二而六爻三其天三則應洛書九疇之數矣三其地四則應十二月周暮之數矣三其天五之中數則爲河圖十五錯綜之數三其地六之中數則應十有八變成卦之數此乘倍爲易數也至若太極函三之數則行於十二辰而爲律呂相生之法始動於子黃鍾之宮子天一也參子之一於丑而爲三參丑之三於寅而爲九參寅之九於

卯而爲二十七參卯之二十七於辰而爲八十一參辰之八十一於巳而爲二百四十三參巳之二百四十三於午而爲七百二十九參午之七百二十九於未而爲二千一百八十七參未之二千一百八十七於申而爲六千五百六十一參申之六千五百六十一於酉而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參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於戌而爲五萬九千四十九參戌之五萬九千四十九於亥而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乃前後漢律歷志注以爲京房六十律相生之妙而爲陰陽變化之備數焉以三乘倍精密有如此者

三數乘倍乾坤之策以當朞之日

世舉知以四數乘倍乾坤之策以當朞之日矣亦知三數乘倍之尤精也蓋伏羲始畫八卦皆只三爻及因而重之方爲六爻乾之策三十六坤之策二十四今以三爻之數乘乾之策三箇三十六合爲一百單八又以三爻之數乘坤之策三箇二十四合爲七十二二篇之策計一百八十若以倍數言之則今因重六爻之數二篇之策合凡三百六十當朞之日而應易係之說蓋大傳作於因重之後以三乘倍起於初畫之前也

三數乘倍八卦陰陽以成歲功

世舉知以四乘老陽老陰少陽少陰之數爲三百六十而成歲功矣然亦鮮知三數乘倍之爲尤精密也

八卦始畫皆只三爻先當以三乘之乾之數九老陽之數也三其九為二十七坤之數六老陰之數也三其六為十八合成四十五應河圖錯綜之數震少陽之數七三其七為二十一巽少陰之數八三其八為二十四亦合成四十五亦應河圖錯綜之數坎少陽之數七離少陰之數八三之如前亦四十五艮少陽之數七兌少陰之數八三之如前亦四十五三其八卦老陰老陽少陰少陽之數合凡一百八十謂三箇老陰陽計凡得三甲而為一百四十五又三箇六子少陰陽計凡得三甲而為一百三十五合凡一百八十也

於余之積筭也

天生神物

易係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
余嘗考神物莫著蓍龜若也史記言下有神龜上有稠著稠即叢也凡下有龜而上有著者一叢必四十九莖以應大衍五十虛一之數又龜殼無間巨細背上中間一行五窠以應五行兩岸八窠以應八卦裙兩邊二十四窠以應二十四氣通成三十七以應乾之策三十六而太極居中不動之一數底板下為地凡十二窠以應十二州分野之數通背上三十七計四十九窠即合大衍虛一之數此著龜之所以為神物

也卜筮以定吉凶淵乎哉

天地數止於九

張橫渠曰天地之數止於九其言十者九之耦也揚雄亦曰五復守於五何者蓋地數無過天數之理孰有地大於天乎故知數止於九九是陽極也十也者始爲五之耦焉耳此係辭精義天一至地十之解也或有問余曰數止於九是天一至天九凡四十五爲河圖之數明矣若不加地十之數則洛書何以爲數五十有五耶予應之曰然此正揚雄所謂五復守於五而橫渠所謂十者爲五之耦合於中央而爲五行之成數以足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耳若夫天地自然之數則止於乾元用九三而三之歷十二辰至於十

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以之起律起曆而萬物之數大備無復加矣土無成數故坤止用六而六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且洛書之數雖曰五十五而箕子推洛書以明洪範只止於九疇而無復十數故九疇次五曰皇極以爲用之數謂前四後四則五皇極居中皇極乃大中也若過九而加至十則五之極烏得爲中耶問者喻而退

易爻二五爲上下體之中

或問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其柔危其剛勝伊川指以爲謙六四居多懼之地在賢臣之上張橫渠以爲柔之用近又以爲進德徒

義必精矧如二先生指以爲謙之一卦何故言多字
又謙之六四曰無不利撝謙初不言懼爲疑余荅曰
是固然矣然又當主居中而爲說逐卦皆然故曰多
不必專指謙之一卦二先生舉一卦而言之他可推
矣蓋每卦二五兩位二爲下三爻之中五爲上三爻
之中二與四雖俱爲陰耦之數然二居下體之中而
多譽陰爲柔故曰其用柔中也四則居上爻之初牽
於柔而不及故多懼也五居上體之中而多功陽爲
剛而剛得中也故曰其剛勝耶三則居下爻之上而
過亢故多凶也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必憂
乎過與不及必協於中而求爲多譽多功非要譽要
功也以進德也故橫渠以爲進德徙義必精其說當

矣

易係卑高義

余昔侍坐於鶴山魏先生先生方與諸生講易至上
繫首章忽掩卷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
賤位矣何不曰高卑而曰卑高諸家之解莫有及者
其各思之余退而精思終夕翌早復於先生曰此豈
謂畫卦之勢自下而上歟故曰以陳陳列也言卦畫
自下而陳列至上則六爻之位自定而貴賤之位得
矣貴賤者如第二爻爲臣位在下第五爻爲君位在
上也孔子係易首以乾坤而定天地之尊卑次遂發
明畫卦之體此其是乎先生曰子之說得之矣

乾復仁字

先儒謂仁如桃仁杏仁之說蓋本於碩果不食故生
生不窮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仁者不是死底物事
故碩果不食遇一陽而便復如桃杏核子裏的人種
之即生故謂之仁易六十四卦惟有復卦及乾卦言
仁字復之初九不遠復無祗悔元吉此克己復禮爲
仁故獨許顏子一人而已六二休復以下仁也謂當
休養生息以厚仁之發用如乾元爲善之長而體仁
足以長人又曰仁以行之是自復而至乾六陽全體
妙用皆歸於乾也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太史
公謂堯仁如天極於全體也

雷風恒風雷益

余講學規至遷善改過余因舉朱文公謂風雷益者

莫疾乎風莫決乎雷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
之決或有問曰風雷益與雷風恒何故在大象異義
予應曰雷震位風巽位先震而後巽方位之序順而
有常故君子體之而立不易方若夫風雷益則是先
巽後震此爲變動故君子體之以遷善改過耳

洪範商書

左傳襄三年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商書曰無
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注云商書洪範也
余按洪範今在周書而當時謂之商書豈以箕子爲
商人耶抑不知當時編在商書而經秦火之後編入
周書耶但箕子雖商人而洪範之篇寔成於武王訪
問之日只當作周書爲正矣

漢桓寬著鹽鐵論引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
又引孟子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今皆
不見所出又劉向乞封甘延壽等疏引司馬法曰軍
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今禮記中自有此
句向號博洽乃捨經而引兵書何耶

逸詩句

論語子夏問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
何謂也今考之碩人詩中無下一句或曰此乃刪去
也余曰不然刪詩爲三百篇恐不刪句又況夫子以
繪事後素而答子夏又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
而美子夏禮後乎之說似不應刪此句蓋詩經秦火

之後逸此一句而毛韓諸家不暇證據魯論而增入
耳余旣爲此說矣後觀三山陳善子兼著捫蝨新話
論及素以爲絢兮一句以爲孔子刪去且謂子曰繪
事後素蓋詩人以素比質以絢爲禮夫君子不可斯
須離禮而曰繪事後素則是禮爲後乎此其害禮者
惟子夏知之故子曰起予者商也今詩中無此一句
是夫子因而刪之矣噫陳善之說何其無稽也今考
論語古注云絢文貌初不以絢比禮又注謂孔子
繪事後素子夏聞而備知以素比禮故曰禮後
不以素比質今以古注證經則是子謂繪事
謂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
兮一句正是一章之結語要當其義與

其文之著也意合孔子以後素而發明
而答問而孔子以為起予楊龜山謂非
之表有所不能朱晦庵語解亦謂素以為
此逸詩也豈可謂之刪去耶陋儒穿鑿經旨以
其臆說真不自量也

魚須笏辨

禮記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王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
文竹士竹本象可也注球美玉也文飾也大夫士飾
竹以為笏不敢用純物也須音班謂以魚須之飾竹
之邊也而後之俗儒承訛襲誤至馮鑑事始乃謂球
玉為珠玉不知珠豈可以為笏耶又謂大夫用魚鬚
文上以竹既誤以須為鬚於文字下又去竹字殊失

本義而李賀詩云往還誰是龍頭人公王遣秉魚鬚
笏以鬚對頭失之甚矣又漢制列侯夫人以魚須為
櫛長一尺為簪珥則直以魚須為象耳尤可笑也

君子懷刑

論語君子懷刑先儒皆釋以為畏法竊嘗妄謂懷字
恐非畏字可解而刑字亦難拘以法字為斷切意刑
字當解作儀刑如儀式刑文王之德及刑于寡妻之
刑又當作典刑如尚有典刑及百辟其刑之之刑蓋
君子所懷者儀刑典刑可則而効之小人則直惠利
之是懷耳

朔月吉月

詩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注云朔日也而乃謂朔月蓋

月朔之反辭也亦猶書之月正元日乃正月元日之比也又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注謂吉月月朔也如詩二月初吉注月朔謂之吉吉月亦猶朔月也

滅威異音

毛詩正月云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注威滅也義同而字異音亦異威武劣反音滅滅仁列反今或作褒姒滅之誤也然史傳亦多有誤作滅字者矣

與命與仁別句

論語謂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古注及諸家皆以為三者子所希言余獨疑之利者固聖人深恥而不言也惟孟子猶言何必曰利況孔聖乎故魯論中止言故

於利而行多怨及小人喻於利之外深斥之而無言焉至如命與仁則自乾坤之元孔子文言已釋為體仁矣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曷嘗不言且考諸魯論二十篇問荅言仁凡五十三條張南軒已集為洙泗言仁斷之曰言矣又命字亦言之非一如道之將行命也將廢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又曰亡之命矣夫又曰五十知天命又曰死生有命又曰不幸短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是豈不言哉蓋子罕言者獨利而已當以此句作一義曰命曰仁皆平日所深與此句別作一義與者許也論語中與字自作兩義如吾與點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又與其進與其潔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義之與此吾不與

易也吾不與也等字皆其比也當以理推之

義利兼言

或者又曰子既言孔子不言利而言仁舉易四德文言爲證何故亦言利者義之和余應之曰比正深斥利字也聖賢言利必兼義而言之故文言謂利者必得義而後和舍義則四德之利字無所主而係辭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是於利上必欲辭正言順方爲義於語則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子思子於大學末章乃合仁義而言之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又明義利之辯曰故治國者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也孟子學於子思故於七篇首章合仁義以賤利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實

繼大學末章之章指也孔孟之傳淵矣哉

孟荀揚言性之所本

孟子性善之說實本於孔子係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朱文公謂性善之理至孟子而益明其源實出於此是也蓋聖賢之學必有所本繩祖謂孟子學於子思本於孔子係易及中庸大學之書故道性善得其正也及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意其亦必有所本及觀告子問性然後知荀揚二子之說實本於告子也告子謂性猶杞柳義猶栝椹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栝椹謂人性本無仁義若杞柳本非栝椹必強用力矯揉而後就荀子得其說而謂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至傳於李斯遂

指天下之人爲惡嚴刑峻法以待之極於大亂之道斯固孟子謂禍仁義者必子之言明驗矣告子又謂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揚子得其說而謂人之性也善惡混其害至於莽移漢祚莫知適從而著劇秦美新以贊之斯又體認不明之甚則又孟子謂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之明辯哲也孟子序謂有外書四篇性善辯居其一惜其不傳若夫荀揚則醇未見其大而疵豈小耶當反韓子之言而云荀與揚小醇而大疵也

詩人風刺

龜山楊中立語錄云作詩者不知風雅之意未可以言詩蓋詩尚譎諫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有所補若涉於訕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東坡詩只是譏諷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時人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謂明道也予每味此言以爲深於詩教因筆其一二以發明之且詩之六義以風爲首國風之作下以風刺上也如君子偕老刺衛夫人淫亂不過盛陳其副笄六珈象服是宜而終之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而已如叔于田之詩刺莊公而反言叔也洵美且仁且好且武而巷無居人以從叔且叔豈仁且好哉言人之從之以微婉見意而已如株林之詩刺陳靈公馳驅以淫乎夏姬也夏南乃夏姬之子不曰從夏姬而曰從夏南蓋禮

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弗與爲友言從夏南而事可知矣此皆溫柔篤厚意微而旨深語類尚多難編舉也如東坡則雄節邁倫高氣蓋世故不深於詩只如作唐韓文公廟碑可謂發揚蹈厲然作書詆佛譏君王一句大有節病君王豈可譏耶詩三百篇只有刺而無譏如刺者與譏字義不同詩注云風刺謂譬喻不斥言也豈譏斥之謂歟若改譏字作規君王取沔水規宣王之義豈不善哉當有知言者不以予言爲陋

稷契永世臯夔絕世

孟子謂擇術不可不謹信哉斯言余嘗於聖賢事業而有感焉堯舜禹授受以有天下蓋舜以孝絕德禹以功絕德矣而唐虞在廷稷契臯夔爲四大臣亘古今萬世以爲言今細評之稷以播時百穀烝民乃粒而拯天下之飢后世通祀以配后土之社至其孫子本支百世而繼世以有天下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匪獨此也篤生文王文公周公傳聖道於天下后世遂郊祀后稷以配天周公於六經遂爲先師此教民稼穡功用之報如此契以敬敷五教在寬使百姓親而五品遜是生成湯以有天下凡六百年而賢聖之君六七作不寧惟是篤生孔聖傳道萬萬世爲斯文宗主升爲大祀此敷教之功用也至如臯陶亦以謨絕德矣然以明刑弼教故雖淑問如臯陶而后世卒不能有天下左傳又載臯陶廷堅不祀則以刑名絕世雖臯陶尚耳况不臯陶若者乎后夔制樂以和神人

教胄子可謂有益於教然左傳亦云有仍氏生女而美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而豕心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則以聲色絕世雖后夔猶爾況不后夔若者乎稷契萬世而祀臯夔繼世而絕擇術之不可不謹如此

詩人詠物

東坡謂詩人詠物至不可移易之妙如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是也故坡之詠橄欖詩云紛紛青子落紅鹽蓋凡果之生也必青及熟也必變色如梅杏半傳黃朱果爛枝繁是也惟有橄欖雖熟亦青故謂之青子不可他用也

傳注奇語

羣書注疏解說多有奇語異事不可忽略看過如氏月令注引農書曰土上冒橄欖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又引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此數語甚奇又如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纖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凌尊見於周官太祝注又漢司徒府有大會殿亦云百官朝會殿見於周禮朝士橐人注又漢瓚槃見於周官典瑞注此皆史事而見於經注蓋鄭玄于寶皆漢人故引用與今云云皆漢事也至如經事而見於史注則前漢志舜修五禮五樂顏師古注謂尚書五禮五玉五玉即五瑞也伏生年老聲之訛耳且列五樂之名之用於其下甚詳經史可以互見故不可忽至如李善文選秋

胡詩注引易歸藏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亦可以見亡書之語

笛見於經

宜黃李郭子經博洽之士也綴緯文瑣語其間云馬融作長笛賦云近世雙笛從羗起而風俗通以爲漢武帝時丘仲所作則非出於羗人矣然西京雜記高帝初入咸陽宮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又宋玉在漢前而有笛賦不始於武帝時丘仲所作此李子經之辨足以破世俗之疑矣以余觀之馬融之妄固可嗤李子經亦爲未詳余攷之史記云黃帝使伶倫伐竹於昆谿而作笛吹之作鳳鳴是起於帝世矣籍曰太史公之言未足以深據盍不觀周禮笙師掌教歌箏笙

塤箎簫篪箎管以教祓樂鄭司農注謂箎七孔音池而杜子春謂讀箎爲蕩滌之滌六孔即笛之古字也經言可證如此後世不深考而爲說紛紛可勝歎哉

立人達人

論語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立者自立之立非成立之謂如三十而立如有所立卓爾之立達者達德之達非聞達之謂如子所云質直好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之爲達言已欲立欲達必以此望人猶盡已推己成己成物之謂今之士夫每於干舉干闕則必以立人達人爲辭是可羞惡也

仕學先後

李主簿有傳問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何

故不首言學而先及仕余答之曰重在學也政恐其
仕之優則廢學故先曰仕而優則無廢於學又恐其
學未優而入仕故次曰學而優則方仕此政漆雕開
吾斯之未能信是也李曰善

利人利己

禮記云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所
謂利者蓋利人也非自利也今之君子反是何必事
君者其事長亦然揚文之名止文之過得寶于外者
皆是也否則繼之以怒而勃以沽名矣可歎也

夏屋非屋宇之屋

詩夏屋渠渠注夏屋大具也渠渠勤勤也言於我設
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初不指屋宇也經言

夏屋惟此而已至揚子雲法言乃云震風凌雨然後
知夏屋之悒悒也則誤以為屋宇矣蓋由漢人言廣
夏大夏已差忒矣

儒釋老之異

易係辭云生生之謂易生生兩字疊言之此大易之
妙而吾儒根極用功處易者變易也所謂生生者變
化無窮生意不息纒終於冬復生於春纒盡於剝旋
生於復靡有間斷人之一身消息盈虛死生得喪萬
事萬變無出此理而道家者流乃謂修證長生若使
人皆長生而不死物皆長存而不亡則一氣之消息
盈虛滅矣勢無此理也釋氏又謂證無生忍法經云
不生不滅則是使天下皆絕生意人人物物塊然如

死灰槁木豈有是事哉方之吾儒生則烏可已之言
生生之謂易之語蓋覺夢之異也世之昧者捨正學
而流異端何必昧者皆然雖儒者亦間溺其說矣哀
哉

中庸大學言小人各有闕文一字

中庸第二章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蓋承
上句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而脫簡缺一反
字故朱文公章句注云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
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蓋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
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當增一反字爲正
大學末章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
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朱文公章句云彼爲善之此

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今以文理推之當是脫一不
字蓋指言爲不善之小人也何以知之大學第六章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
不善而著其善大學卒章彼爲不善之小人是蓋復
第六章小人爲不善之辭亦猶中庸小人之反中庸
也亦以復上句小人反中庸之語耳此兩字乃小人
的切之要故詳明之

詩諱國惡

洪氏容齋隨筆謂元稹連昌宮詞有規諷勝如白居易
易長恨歌然余竊謂前賢歌詠前世之事可以直言
而當代君臣則宜諱國惡如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
子曰知禮蓋爲國惡諱也司敗曾不知之乃云君取

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何其
謬哉唐明皇納壽王妃楊氏本陷新臺之惡而白樂
天所賦長恨歌乃謂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
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則深沒壽
邸一段蓋得孔子答司敗之遺意矣春秋爲尊者諱
此歌深得之

致知格物

大學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此最是要切交會
融貫處蓋欲致其知全在格物而物不能格何由可
以致其知求諸孔聖之言惟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
之後凋也此一句最於致知格物極其淵妙蓋松栢
物也察其因何而歲寒之際獨後凋是欲格其物理
也苟能格之則然後知之三字爲真致其知矣何以
見其格之正如禮器所謂如松栢之有心居天下之
大端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則知其爲得氣之本
而歲寒後凋矣是也

學齋佔畢第一卷

學齋佔畢第二卷

凡三十六條

瑟先於琴

諸子之書最有害道而無稽者如韓非子書有云齊宣王問巨倩曰儒者鼓瑟乎對曰不也瑟也者以小弦爲大聲以大弦爲小聲是細大易序貴賤易位儒者爲害義故不能宣王曰善余因涉獵至此而大哂之烏乎非何爲出是言且魯論一書孔子所言諸弟子所述言瑟而不言琴如孔子取瑟而歌曾點鼓瑟希由之瑟奚爲於其之門而非乃設巨倩之辭以爲儒者不能其誰欺乎或者又曰六經言皆兼琴瑟而孔門言瑟而不及琴何也曰示有先也舉瑟而琴可知矣亦由六經兼言鳳皇論語止言鳳而不及皇蓋

言瑟而琴可知言鳳而皇可見矣按世本曰伏羲作瑟黃帝作琴琴之作後於瑟也又按爾雅注疏瑟者登歌所用之樂器故先釋之琴爲樂器通見詩書故此釋之詳此則見先後之序又如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又如鹿鳴首章則曰鼓瑟吹笙其三章曰吹笙鼓琴琴固次於笙下義可見矣又禮記曰清廟之瑟朱弦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也注謂此雅淡之樂世本又謂瑟者潔也使人精潔於心淳一於行而尸子亦謂夫瑟賢者以其義鼓之雖有暴君爲之立變則尸子之審音過於非遠矣因並識之以洗韓非刑名之陋

飲食衣服今皆變古

飲食衣服有生之所不免也去古愈遠錯謬日甚姑夷考而筆其一二以勉學者余嘗觀張橫渠語云曾看相國寺飯僧因嗟歎以爲三代之禮盡在是矣誠哉斯言余亦曾觀成都華嚴閣下飯萬僧始盡得橫渠之所以三歎蓋其席地而坐不設倚卓即古之設筵敷席也未食先出生蓋孔子鄉黨所謂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朱文公注云陸氏魯論釋瓜字作必謂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孔子雖薄物必祭祭必敬如齊嚴此聖人之誠余又於禮記及左傳有云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遇我以禮吾祭作而曰疏食不足祭也古人以此爲禮今之腐儒匪惟不

能祭見有學者行之則指以溺佛爲笑是不曾讀書也而反使髡徒得竊吾教而堅持之又終食之間寂然無聲此子所謂食不語也只此三者非三代之禮而何及到石室亦看士人會飯則攫拏如猿猴者有之吼詈齋僕庖人者有之打損器皿者有之褻談喧笑視飯僧爲有愧匪獨士也余嘗出入制總兩幕士夫會食亦猶是也得不動橫渠之歎耶至如衣裳冠履則又乖甚古者有冠而無巾非無巾也蓋巾止以幕尊罍瓜果之用不加於首也故六經止言冠下至於虞人亦以皮冠野老亦以黃冠是有簪導方爲冠也至於罪人方去其冠而加黑幪漢世之冠貴者則有通天遠遊方山之類武夫則有鷄鶡間居則有竹

皮鹿皮之類皆冠也以簪附之而所謂巾幘稍稍施於執事賤人之首如庖人綠幘是也至晉人輕浮方有接離白葛漉酒之巾然起於後漢郭林宗折角巾矣至於近代反以巾爲禮而戴冠不巾者爲非禮又朝服襜頭乃後魏狄製及後唐而施長脚以同伶優之賤以至於今士夫安之曾莫議其非者以至於履舄則古有舄有履有屨而無靴故靴字不見於經至趙武靈王作胡服方變履爲靴而至今服之本朝徽宗政宣間嘗變靴爲履矣至高宗時務反政宣之失仍變履爲靴此由秦檜不知書而止知有北狄爲國爺也然冠履兩事反使今之道流得竊其似以堅執不變凡間居則以巾覆冠及謁見士夫并行科升章

則簪冠而徹巾穿舄是三代之制尚於羽士見之至如上衣下裳各爲長短之制衣纔至膝裳乃裙也今之祭服是也後魏胡服便於鞍馬遂施裙於衣爲橫幅而綴於下謂之襪今之公裳是也則戎狄之服也是數者學士大夫皆安之而莫或建議革之匪惟不欲革之至如慶元間四凶劾朱文公之疏以深衣冠履而爲怪服妖服於乎可不哀哉痛哉姑筆之以俟好古博雅知禮通方之士而正焉

孔子誄

宣聖之誄數處互有不同左氏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巳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在位嘒嘒余在彼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而禮記檀弓乃云魯哀公誄孔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余位焉嗚呼哀哉尼父與左氏異而史記孔子世家與左傳所載全同而班氏前漢五行志則云孔丘卒哀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而止又與史記異大聖人之誄尚紛紛異同如此況其下者乎

成王冠頌

家語冠頌篇周公命祝雍作成王冠頌曰祝王達而未幼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而晉張華博物志乃云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

而勿多也祝雍曰近於民遠於侯近於義膏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擢顯先帝光耀以奉皇天之嘉祿其不同如此不知張華何所據而與家語異耶然余攷六經中三代時未常有先帝之言秦以後方稱先帝則華爲失據矣

麥秀之歌

史記箕子世家云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世皆熟之矣然余嘗討論尚書大傳所載則曰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蘄蘄兮禾黍之蠅蠅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爲麥秀之歌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史記尚書傳所載之歌只差末句一字惟書傳序與歌蘄蘄蠅蠅字不同宋玉笛賦枚乘七發皆作麥秀蘄兮注麥芒也字之稍差不爲要切但史記以爲箕子而書大傳以爲微子且稱父母之國尤爲有理不知司馬何所據而與書傳抵牾耶

龍蛇之歌

史記世家晉侯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子推從者怜之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怱然不見處余嘗觀劉向新序乃云子推之詩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入深淵得其安所有蛇從之獨

不得甘雨遷向相距不遠且向號博洽羣書所載不同如此故並錄之云

坡詩不入律

黃魯直次東坡韻云我詩如曹鄴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其尊坡公可謂至而自況可謂小矣而實不然其深意乃自負而諷坡詩之不入律也曹鄴雖小尚有四篇之詩入國風楚雖大國而三百篇絕無取焉至屈原而始以騷稱爲變風矣黃又嘗謂坡公文好罵謹不可學又指坡公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迨古人信斯證也

漢遺文

唐柳宗直編西漢文章只據正史及文選而編之遺軼甚多今略舉其一二如王褒祭金馬碧雞神文曰漢持節使王褒敬祭金精神馬縹碧之雞歸徠歸徠漢德無疆見於後漢史西南夷傳注又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壑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載於張華博物志雖歐陽集古趙明誠金石錄亦遺此也如董仲舒日食祝見於周官太祝注此皆文辭簡古不可缺也故錄之以資博識之士有攷焉

唐遺文

唐文多有遺軼要切者如宋璟梅花賦皮日休謂其清便富艷有南朝徐庾體因効之爲桃花賦今皮之

桃花賦尚傳而宋之梅花賦乃不傳又唐末張曙中
和間舉進士避難到巴州宴於郡樓坐中作擊甌賦
極精工郡樓由賦顯名後人遂命之曰擊甌樓而此
賦亦不傳如姚鉉編唐文粹及蜀本唐三百家文粹
唐七十家大全集及國初館閣所編文苑英華唐人
花木音樂賦各有十餘卷而此兩賦俱不在惟擊甌
則巴州郡樓尚有碑刻曾祖作巴倅時曾有墨本藏
之家今兵火後碑亦壞矣恐其歲久則此賦亦泯沒
無考故全錄之尚幾有傳如廣平梅花賦則平生訪
尋終不得見是可惜也俟更博訪之今先錄張之賦
於后云唐張曙擊甌賦并序宋王九辯曰悼余生之
不時今余不時也甲辰竄身巴南避許濱師郡刺史

甚懽接春一日登郡東樓下臨巴江饌酒簇樂以相
爲娛言間有馬處士末至善擊甌者請即清譙爰騁
妙絕處士審音以知聲余審樂以知化斯可以抑揚
淫放頓挫匏竹運動節奏出鬼入神太守請余賦之
余曰不徒爲樂之至於斯酒酣舐筆乃爲賦云器之
爲質兮白而貞水之爲性兮柔而清器而有象
器藉水而成聲始因心而度曲俄應手以徵情莫不
敲蕭熠爚撇揆縱橫胡不自匏絲而起胡不從金石
而生孰爲節奏樂我生平何彼穠矣高樓燕喜叩寂
含商窮玄咀祉拂綺井以連騫送楓汀之靡迤岳隈
有雪彪咻而雕虎揚睛潭上無風捷獵而金虬跋尾
目運心語波回浪旋似欲奮而還駐若將窮而復連

得不似驚沙叫鴈高柳鳴蟬董雙成青瑣鸞飢啄開
珠網穆天子紅韁馬解踏破瓊田聘昭衡盱神清調
古既嗟嘆之不足諒悲哀以爲主誓不向單于臺畔
和塞葉胡笳定不入宋玉筵中隨齊竽楚舞疾徐奮
袂曲折縈組潺湲下隴底之泉嗚咽上涪陽之櫓鶯
隔溪而對語一浦花紅猿裊樹以哀吟千山月午斯
皆從有入無妙動玄樞灑颭則水心雲母丁當則杖
杪真珠於是發春卉駭靈姝羞殺兮鈿箏金鐸愁聞
兮鬼嘯神呼時也曲闕酒闌煙迷霧隔覽故步以躑
躅有餘聲而滴瀝臨流而欲去依依轉首而相看脉
脉太守曰遭止良辰好樂還淳諷賦已勞於進牘謳
歌爲序其芳塵余乃歌曰江風起兮江樓春千里萬
里兮愁殺人樓前芳草兮關山道江上孤帆兮揚柳
津是何貺我兮擊拊眷我兮慙慙回首而漁翁鼓柁
凝眸而思婦霑巾夫當筵一曲人生一世何紛揉乎
是非何顧慕乎隆替飄纓宜入醉鄉來自識天人之
際唐文士於尊俎頃刻之間作此等大篇之文豈不
偉哉

漢鴉雀辨

漢黃霸傳鴉雀集丞相府鴉字音芬非音曷也今人
例以曷字讀之誤矣按霸傳蘇林注云今武賁所著
之鴉而師古注曰蘇說非也此鴉雀音芬本從鴉字
通用鴉似鳳也若夫鴉雀之鴉青色好鬪不止俗謂
之鴉鷄音曷與此鴉雀音芬者不同故志之以正訛

舛

晉志之誤

予昔與婦弟羅君王同讀晉書君王曰嵇康之誅於晉文帝執魏柄之時疑不當傳於晉向秀卒于魏世其傳亦然又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傳與嵇康書者皆當考

錢載年號之始

馮鑑事始載後魏孝莊時用錢稍薄高道穆曰論今復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鑑遂以錢載年號始於此余按杜佑通典歷叙古今錢幣之制載宋武帝孝建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一邊文曰四銖則是錢載年號實始於宋武孝建也孝建元年甲午

距後魏孝莊永安二年己酉鑄永安五銖錢之歲凡七十有六年紀載昭昭豈可謂始於永安鑑讀書不精誤以高恭之奏請載年號以記其始遂以為事始於此不知高之奏乃謂改鑄大錢年分之始非事始也此固可笑矣又舍中國正統之年號事始取諸北狄偏閏之朝見識何汙下耶恐後學承訛襲謬不得不辨

銅鼓始於漢

余嘗見陸游務觀筆記有云予初見梁歐陽頎傳稱頎在嶺南多致銅鼓獻奉珍異又云銅鼓累代所無及予在宣司見西南夷銅鼓頗精秘閣下古器庫亦有二枚此鼓乃南蠻用之不足辱祕府之藏然自梁

時已珍貴之如此不知何理也如上皆陸放翁之筆
第余嘗觀東漢書馬伏波傳云援征交趾得駱越銅
鼓改鑄馬式上之詔置宣德殿門則銅鼓已見後漢
傳非異書也陸氏謂梁方珍貴已失之矣而歐陽生
自梁距漢世未甚遠而謂累代所無尤可訝焉

王會貢職兩圖之異

東坡有閻立本職貢圖詩注引譚賓錄載正觀二年
東蠻謝元深入朝顏師古奏昔周武王時遠國歸款
乃集其事爲王會篇可圖寫遺後爲王會圖詔令閻
立本圖之及考唐書亦同謂之王會圖至武宗時點
夏斯君長來朝李德裕上言有詔爲續王會圖即無
職貢之名而所謂貢職圖者見於祕府羣玉帖中李

公麟所述云梁元帝時蕭繹鎮荆時作貢職圖狀其
形而識其土俗首虜而後蠻凡三十餘國唐閻令作
西域圖兼彼土山川而絕色伽梨凡九國中有狗頭
大耳鬼國爲可駭皆所以盛會同而奢遠覽亦貢職
之流也元祐元年六月望日李公麟書于奏邸竹軒
詳此則是貢職圖乃蕭繹而王會及西域圖乃閻立
本也坡指職貢爲閻所圖誤矣

紙筆不始於蔡倫蒙恬

傳記小說多失實只如事始謂蒙恬造筆蔡倫造紙
皆未必然蒙恬乃秦時人而詩中已有彤管謂女史
所載之筆又傳謂史載筆又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
則削絕筆於獲麟又尚書中候云玄龜負圖出周公

援筆以時文寫之又爾雅及說文云秦謂之筆楚謂之律吳謂之不聿燕謂之弗其來尚矣馬大年乃附會以爲簡牘之筆乃今竹筆非毫也至蒙恬而始用兔毫耳殊不知莊子書中有舐筆和墨之句則以毫染墨明矣竹筆豈可舐耶莊子在秦之前筆非造於蒙恬明矣況崔豹古今注蒙恬之爲筆也以柘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亦非謂兔毛竹管也則又豈可謂兔毫起於蒙恬耶此端由說文秦謂之筆一句以誤後世又如蔡倫乃後漢時人而前漢外戚傳云赫蹠書注謂赫蹠乃小紙也則紙字已見於前漢恐亦非始於蔡倫但蒙蔡所造精工於前世則有之謂紙筆始此二人則不可也

漢四皓歌同異

古今樂錄四皓隱居南山高祖聘之不甘仰天嘆而作歌按漢書四皓即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故曰四皓崔鴻曰四皓爲秦博士見焚書坑儒退隱商山乃作歌曰昊天嗟嗟深谷逶迤樹木漠漠高木崔嵬居穴處以爲幄茵燁燁紫芝可以療飢唐虞往矣吾當安歸此載於先秦文章及文指世皆見之矣然余讀皇甫謐高士傳云四皓見秦政暴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士深谷逶迤燁燁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留人不如貧賤之肆志兩歌玄有不同然高士傳之歌尤勝故併錄之

辯蘭亭不入選之失

林之竒少穎編觀瀾文序曰文選不收蘭亭記識者以爲遺恨又陳正敏遜齋閒覽云王右軍蘭亭以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然絲竹管弦語亦重複余謂陳氏之說陋矣周公作時訓以二十四氣定七十二候三月爲清明朗即明也言氣候當辰爲出火清且明也非天朗氣清而何且張平子歸田賦曰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蕭統取歸田入選而遺蘭亭正東坡所謂小兒強作解事者而陳氏又附和以絲竹管弦重複之語不知張禹傳云後堂理絲竹管弦孟堅注已作四義又舜有白玉琯唐賀懷智琵琶以鷓鴣雞爲弦之類非必絲竹而後可以爲弦管也豈足以

病右軍之文故識之以一洗蕭陳之陋

坡注之誤

坡公元脩菜詩自序云菜之美者有吾鄉之巢故人巢元脩嗜之且云使孔北海見之當復云吾家菜耶蓋謂楊梅爲楊家果孔雀爲孔家禽事耳然此非孔北海所言亦非爲楊德祖而發蓋孔融字文舉爲北海太守楊脩字德祖俱漢末同時之人並爲曹操所殺有傳在後漢書俱不載此事獨世說言語門載梁國楊氏子年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君家禽其注云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善春秋仕至廷尉卿

即不曾注云楊氏子乃楊脩也今晉書自有孔坦傳
仕于晉元帝成帝時距孔融揚脩之死近百年矣豈
相干耶巢元脩一時誤舉以為孔融坡遂因而筆之
於序固失契勘矣而趙次公者注坡詩乃妄云世說
注楊氏子楊脩也而又注贈僧惠表之詩則又直指
云世說孔融指楊梅戲楊脩曰此君家果不知何所
憑證而敢如是胡說趙公如此類者甚多姑舉其一
以為不揆箋注者之笑

五平五側體

西清詩話載晏元獻守汝陰梅聖俞往見之置酒潁
河上晏言古人章句中全用平聲製字穩帖如枯桑
知天風是也恨未見側字耳聖俞既引舟遂作五側

體四十字寄公如云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云云
固為佳作然晏只引一句而梅賦全篇已覺辭費余
又嘗觀陶淵明詩萬族各有託韓文公詩此日足可
惜杜工部詩寂寞白獸鬪皆傑句也其餘諸家五平
五側句甚多至皮日休陸龜蒙又有五平五側倡和
在松陵集中藉曰餘子紛紛不足數而陶杜韓之句
可忽乎梅晏俱號博洽而俱云恨未之見何耶又所
賦之詩果能掩三子之作乎余疑於是不得不識之

陵菱二物

前輩筆記小說固有字誤或刊本之誤因而後生未
學不稽考本出處承襲謬誤甚多今略舉其一端如
馬大年永卿著懶真子錄辨王逸注楚詞以芟為菱

秦人曰薜若之誤當矣惜其字有差誤義遂不明永
卿謂爾雅薜若英光注云英明也或云菱也關西謂
之薜若字音皆又云菱厥攬注今水中芟此皆馬所
記也今余考爾雅正本則云薜若英光注英明也今
也或曰菱也非從以及至菱厥攬然後從凌注水
中芟也則是菱與菱其爲二物不同王逸誤引陸生
之陵曰薜若而爲水中之菱其失明甚而馬又併以
從水兩菱字交證且誤以英光英明爲英光英明此
馬大年之誤尤可哂也

酒價緋魚

丁謂參知政事真宗嘗問唐酒價幾何謂對以每升
三十上曰何以知謂引杜詩云速來相就飲一斗恰

有三百青銅錢上喜其對又蔡凝廷試第一俄召對
徽宗問唐京官五品方賜緋佩魚借緋卽不佩國朝
因循其制凝對曰在唐借緋亦佩魚因誦白居易詩
爲證曰親朋相慶問何如服色恩光盡反初投老喜
拋黃草峽眼明驚拆紫泥書便將朱紱還鈴閣却著
青袍侍玉除無奈嬌癡三歲女遶腰啼哭覓銀魚上
尤喜其對之捷二事正相類但佩魚之對尤切於典
故信大臣占對不可無學也謂字謂之姑蘇人凝字
文饒河內人並見於曾慥詩選紀載後余因看李太
白詩有金樽美酒斗十千之句以爲李杜同時何故
詩句所言酒價頗異客有戲噓者曰太白謂美酒耳
恐杜老不擇飲而醉村店壓茅柴耳坐皆大笑然亦

近理也

阿房宮賦善用事

杜牧之阿房宮賦長橋卧波未雲何龍正本元是雲字後人傳寫之訛云未雩何龍殊爲無理杜之意蓋謂長橋之卧波上如龍之未得雲而飛去正如蛟龍得雲雨恐終非池中物之義若加以雩字則不惟無義兼亦錯誤讀龍字了左傳龍見而雩注謂龍星也非龍也龍星未見則不之雩今日未雩則龍當未見何形可見龍又星名何有於長橋之勢哉又此賦善於用事凡作文之法經可證史史不可證經前代史可證後代史後代不可以證前如阿房宮賦所用事不出於秦時只煙斜霧橫焚椒蘭也兩句尤不可及

六經只以椒蘭爲香如有椒其馨其臭如蘭蘭有國香是也楚詞亦只以椒蘭爲香如椒漿蘭膏是也沉檀龍麝等字皆出於漢西京以後詞人方引用至唐人詩文則盛引沉檀龍麝爲香而不及椒蘭矣牧此賦獨引用椒蘭是不以秦時所無之物爲香也只如近世文人作漢宮詞婕妤怨明妃曲而引用梅粧蓮步字尤爲可笑此皆齊末以後事漢時寧見此而効之耶劉觀堂所謂不善用事爲事所使殆謂此也

二月無絲

聶夷中傷田家詩最得風人之體但二月賣新絲恐當作四月蓋二月則蠶尚未生戴勝降於桑乃三月內節所在必於此時蠶事方盛蓋月令蠶事乃在季

春之月而祭義蠶歲注亦云三月月盡以後豳風蠶月條桑亦指三月二月安得有新絲耶當是四字傳寫者訛刻畫耳其曰五月糶新穀却有之

父子同名可咎

古今同姓名者多矣而祖孫父子同名為可咎論語

已有兩南宮适漢世已多至晉而尤甚如兩劉毅晉

時一劉毅皆未有傳兩周撫同時一為彭城內史反即

有一劉毅皆未有傳兩周撫同時一為彭城內史反即

將有傳兩孫秀一為趙王倫嬖人見陶侃傳兩解系

一解系見於陶璜傳兩王愷一王愷武帝之舅與石崇爭後

訪奮擊之兩王愷一王愷武帝之舅與石崇爭後

吏皆走兩王澄王澄太原人以其弟澄無傳又王人有

誥時又有一韓翊為太守帝書翊寒食詩一絕云與

此韓翊縱同時而同姓同名無足恠也然容齋隨筆

載拓拔魏安同父名屈同之長子亦名屈此祖孫同

名也襄陽有隋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父靖學優

不仕此父子同名也余謂魏安同之祖孫同名諉曰

元魏乃北狄之俗不足以禮義責之而羅君乃中華

人又既號為處士乃至父子同名烏得而僭處士之

號耶視司馬遷以趙談與父同名而稱為同子豈不

萬萬相遠哉

班氏當從班

山谷云班氏以鬪穀於菟得姓凡班姓皆當從班史

作班誤也

坡文之妙

東坡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雨藝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此乃隳葉劉禹錫何卜賦中語曰同涉于川其時在風泐者之吉泐者之凶同藝于野其時在澤伊種之利乃穆之厄坡以一聯十四字而包盡劉禹錫四對三十二字之義蓋奪胎換骨之妙也至如前赤壁賦尾段一節自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至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却只是用李白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一聯十六字演成七十九字愈竒妙也

表忠觀碑體孝門銘

東坡表忠觀碑先列奏狀以爲序至制曰可而系之

以銘其格甚新乃倣柳柳州以作壽州安豐縣孝門銘蓋以忠比孝全用其體制且柳宗元孝門銘史臣既全載於唐孝友傳文甚典雅蘇軾表忠觀碑視柳有加宜乎金陵王氏以太史公所作年表許之二文旨意其允合於史法矣

周子愛蓮說如屈原橘頌

左傳云譬諸草木吾臭味也屈正平離騷經一篇之中固以香草而比君子矣然於九章中特出橘頌一章朱文公謂受命不遷謂橘踰淮爲枳也原自比志節如橘不可移徙也未乃言橘之高潔可比伯夷宜立以爲像而効法之亦因以自託余因文公之言而謂濂溪周子作愛蓮說謂蓮爲花之君子亦以自况

與屈原千古合轍不寧惟是而二篇之文皆不滿二百字詠橘詠蓮皆能盡物之性格物之妙無復餘蘊蓋心誠之所發越萬物皆備於我之所著形是可敬也讀者宜精體之

正符過封禪文

司馬長卿封禪文典雅爲西京之宗然未免託符瑞以啓武帝之侈心君子已恥之其後揚雄倣之作劇秦美新尤爲可恥斑孟堅典引亦引符瑞以効尤唐人作王諫真紀以美元宗尤淺陋及柳宗元正符謂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茲爲正符哉未有樂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遂一洗前作之陋爲可喜也

大小各適其性

莊周之書有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又曰鵬搏扶搖九萬里而風斯在下蓋齊物之論也後世有本其說而賦之者如張茂先賦鷦鷯自譬甚小李太白賦大鵬自譬甚大皆適其性而已不出莊周齊物之論耳

漢唐史取當代之文以爲贊敘

國朝宋祁新唐書藩鎮傳序全載杜牧守論一篇實體班固項籍傳贊全載賈誼過秦論一篇蓋守論乃藩鎮之事實而過秦實項氏之張本不嫌取當代詞人之文而證之然司馬遷亦嘗取過秦論而贊秦紀矣但沒賈生之名而書其文幾若拚人之善曷若班氏直下贊云昔賈生之過秦曰云云如搏蛟縛虎之

手何必皆自己出宋公用其體尤爲歐公之所稱美
匪惟班宋擅一代之史筆而賈杜二子之文益有光
於信史矣

六出四出花

呂氏春秋云草木之花皆五出雪花獨六出古今莫
喻其理獨朱文公謂地六爲水之成數雪者水結爲
花故六出或言花中惟巖桂四出之異余謂土之生
物其成數五故草木花皆五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
方地四乃西方金之成數故花四出而金色且開於
秋云此桂之在離騷以喻君也先師魏鶴山巖桂詩
云虎頭點點開金粟犀首纍纍佩印章自注云顧虎
頭善畫金粟佛公孫衍佩五國相印真善借諭而體
物矣余亦嘗賦巖桂云四出花中異三開格外芳名
高評月品韻勝霸秋香或者頗許之以爲弗可移賦
他花木也

加田

周禮司勳惟加田無國正加田如今之加食實封也
中書繳詞當始於唐人

邵氏聞見錄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制書國朝康定
間富弼知制誥封還詞頭中書舍人繳詞頭自公始
又王鞏聞見錄富弼知制誥封還遂國夫人詞頭朝
論謂無近比然多是弼以余考之則是殊不知續通
典中所載長慶元年中書舍人白居易繳還獨孤朗
溫造李肇王鎰四人除刺史詞頭云臣未敢撰進則

唐中書舍人已封還詞頭故事非始於本朝富弼也王鞏邵博俱號該洽之士而俱不知此何耶

唐給事中草制學士不草制

吳曾漫錄仁宗朝胡宿武平知制誥封還楊懷敏詞頭上問宰相故事文彥博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然則唐典故給事中亦草制耶故成袁高之志云又韓渥金鑾密記曰崔貽範於鳳翔圍城中挾李茂貞起復作相渥當草制抗疏論其不可夜半中人以詞頭投渥曰學士無以性命為戲渥不答扃戶而寢明日無麻制宣讀茂貞曰陛下命相學士不肯草制與反何異昭宗曰卿薦貽範朕不拒渥不草制朕亦不拒其如道理分明何至范蜀公東齋記事真

宗欲立章獻為后楊文公不草制章獻既立楊文公億不自安乃託母疾而行留請假榜子與孔目官而去學士不肯草制自唐韓渥始也

折梅遣使始於諸發不始於陸凱

荊州記謂陸凱與范蔚宗相善凱自江南遣使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范蔚宗并詩一絕云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後世紛紛舉用多矣皆以陸范為證不知劉向說苑已載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者顧左右曰烏有一枝梅乃遺列國之君則折梅遣使始此矣

四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a large dark smudge.

